

熊秉明

从滇池流向地中海

卫建民

去年今日，我在家乡的医院里陪护87岁的老父亲，看着父亲呼吸困难的面容，我紧握着他的手，父子相连，结为一体，想起熊秉明《忆父亲》中引用的一句希伯来谚语：“父亲帮助儿子时，两个人都笑了；儿子帮助父亲时，两个人都哭了。”

我最早知道熊秉明，是读了宗璞评论熊的《关于罗丹——日记择抄》一书，评论中有一句话：“曾对朋友说，若到巴黎去，一定要带上熊秉明的这本书。”熊的书，是台湾出版的。那个年代，购买台版书要通过国际书店这条渠道，我找来书目，订购熊《关于罗丹——日记择抄》《回归的塑造》。不久书店通知书到，我骑着自行车，从西城到东城取书，一路偷着乐——那个美啊。

《关于罗丹——日记择抄》，是一个艺术学徒的心路历程，更是东西方文化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精神上的交汇、碰撞，是感，是思，是惊，是对罗丹观念艺术的认识和赞美。多年以后，我真的带着这本书去巴黎，在罗丹美术馆流连忘返，零距离欣赏《思想者》《加莱义民》《青铜时代》……读书时的间接感受和眼前的直观感受融合在一起，叠加我早先读过的《罗丹艺术论》，自以为进了一个人的课堂，对罗丹，对东西方雕塑艺术的理解，特别是对熊秉明散文艺术的学习，收获多多。

熊秉明是从云南高原走出去的艺术家。在西南联大上学时，他学哲学，后响应政府号召，和不少西南联大的同学一起，加入抗战的队伍。西南联大旧址的石碑，刻有他们的名字。到西方后，他跟着父亲熊庆来，又改学西方雕塑。我猜测，身为数学家的父亲，虽不会反对他的选择，但可能希望他学点更有实际用途的专业，以便报效祖国。在熊家，这是有先例的，熊庆来当初因欧战爆发没学成矿业，就让他的大儿子圆他的梦。不仅圆他的梦，还让儿子回云南，直接为桑梓服务。熊秉明在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给他讲巴斯德的故事。因微小的细菌的发现，既造福法国的养蚕业、酿酒业，更造福全人类的健康事业，巴斯德多伟大啊。熊秉明的雕塑，不能直接服务桑梓，在《回归的塑造》里，他打破艺术之间的界限，把绘画、雕塑、书法、诗歌，把自然的石头和草木与他的艺术展览衔接，创造了艺术展览的新观念。创作的无限可能性，在他的手下诞生。他也以这种方式，表达他对家乡的爱。

熊秉明的雕塑代表作之一是一头昂首奋起的《老牛》。他离开家乡时，是年轻强悍的牛犊；老年回归，已是暮归的老牛，但他还要奋起蹄听，听儿时曾听过的家乡的鸟声和鸣声。老牛还要起来。《鹤》系列，是熊秉明以东方哲学、钢铁材料捏塑焊接的雕塑作品。作品已约简成一道德影，但鹤的展翅高飞、昂首向天歌或曲颈顾影，看一眼就难忘。也许，这是熊秉明的一个实验，他要吧雕塑材料化简到最少，以小博大，以少为多，就像伟大的老子哲学，能够把浩瀚宇宙、社会历史用一个“道”字来概括，而这个道字也是不可道的。

在北京现代美术馆，刚进大门，就有一尊鲁迅雕塑。这是熊秉明的作品。由于对鲁迅的热爱和理解，熊秉明在构思时，首先想到必须用钢铁材料来塑鲁迅——这是鲁迅的个性。我们站在钢铁的鲁迅面前，看这位担负全民苦难的铁面，严峻庄严，横眉冷对，仿佛还要张口说话。

熊秉明的散文是第三代学者散文的代表之一。他的散文语言，简洁有力，力透纸背，是中国语文的典范。可能和他从事的雕塑艺术创作有关系，在一段，一篇文章中，他挖去、剔除多余的文字，让他要表现的人物凸显，于是，汉语言文学在他笔下呈现雕塑感。是宗璞、蒋勋最早发现熊秉明散文语言的特色。

《观刈麦取麦记》《非洲艺术与我们》几篇，是我读过记忆深刻的作品。他的儿子是妇产科医生。征得对方同意，他作为一个艺术家，亲眼观看了一个新生命的诞生。生育的最后过程，在他眼里，像是宇宙燃烧后的冷却，是伊甸园里鲜嫩的新生命的奔跑。他多年的工作，是对着石头，用手，用钻，用刀雕刻；而一个孕妇，是用自己的身体捧出一个新生儿，一个绝妙的艺术品！难怪，痛苦呻吟过后，是骄傲幸福的笑容。一个艺术家，面对自己创作的得意之作，不也是生育的过程和体验吗？

国门打开后，熊秉明经常回来，在家乡的甘蔗田、玉米地，他嗅到了儿时的空气。巴黎的空气气味和云南弥勒县山村的气味是不一样的呀！他和祖国的艺术家们交流，在北京、南京、昆明等地安放了雕塑作品。对他这样一个爱国爱家乡的游子来说，把自己亲手捏塑的作品安放在祖国的土地上，就是寸草春晖的报答，也是对父亲——教育家、数学家熊庆来生前的一个交代。

熊秉明生命的最后日子，是回祖国传道——书法之道。他在北京给老年书法班讲课，把书法艺术提高到“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的高度。他的所有文章、雕塑，我都喜欢，能懂，只有这个高论，我至今都没想明白。



老牛（雕塑）熊秉明作

水岸绿心之城

邱华栋



平台风景

开车从东四环上了广渠路向东走，一路都是高架。到达怡乐中路附近，高架快速路迅速转入到地下隧道，此时导航提醒我，这段隧道接近6公里。6公里？没错！这可能是北京城区地底下最长的隧道快速路了。我的导航显示，这条双向公路隧道是在通州城区的街道下面穿行，避开了红绿灯控制的繁忙的地面交通。接着，穿越了大运河的底下。等到我再钻出地面，向右一拐，就来到了正在兴建的城市副中心三大文化设施建设工程。我看了看表，从东四环抵达东六环外侧的副中心区域，只花了十几分钟。走这条通往城市副中心的快速路，真是太畅快了！

在朋友的引领下，我登上正在建设的城市副中心三大文化设施工程指挥部的二楼平台。在露天平台上，我先是看了三大文化建筑的设计展板和空间结构图。然后，站在平台边缘，能够看到半圆形的施工现场在我的面前展开。这是2021年的3月，乍暖还寒的天气，并没有阻挡施工的进程，巨大的工地现场令我震撼：城市副中心图书馆、博物馆和大剧院，沿着一条半圆的弧线展开，钢筋水泥的丛林中，建筑工人们正在忙碌，一顶顶颜色醒目的安全帽如同跃动的花朵。用浩大来形容这三大建筑的施工工地是合适的，一派繁忙中，嘈杂的施工声就像是现代和后现代风格交织的交响乐，在被薄雾笼罩的天空下，热火朝天地向天空隆起。

城市副中心图书馆、博物馆和大剧院，都是按照省级文化设施建设要求进行建设的。城市副中心图书馆建筑面积7.5万平方米，高22米，设计理念超前而新颖：一根根巨大的钢柱象征银杏树，屋顶的银杏叶状透光玻璃等材料使得这座图书馆就像是一片银杏树林。人们走在图书馆里，采光良好的屋顶洒下阳光，照在安心读书的人和行走的读者身上，仿佛人们在树林里行走。“这世上如果有天堂，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这句关于图书馆的名句，在这里得到了鲜活的实践。不知道说这句话的布尔赫斯如果真的来到这里，会发出怎样的感叹？

副中心博物馆的规划建筑面积有9万多平方米，由一组并列的长方形建筑组合而成，按照时间的轴线，色调逐渐由历史的凝重走向了现当代的鲜活。这里的地名是“小圣庙”，这个地名的来源，想必是曾有一座小庙，当年沿着大运河北上运货讨生活的人们在这里歇歇脚拜佛，小圣庙由此得名。现如今小庙已经不见了，在三大文化建筑边上还存有这座小庙的地基，被当做文化遗产保留了下来，等到建筑完工，时空也将在这里达成神奇的汇聚。

副中心大剧院建筑面积12万多平方米，连体的底层建筑托起了3个方形建筑区块，就像是起伏的乐章，又像是3个巨大的音箱，剧院、音乐厅和剧场建筑分别都能容纳1000人以上的观众，它们互相呼应，就像是形式各异的艺术门类的互相致敬，建筑立面和颜色清爽、灵动，带有表演艺术的美感和生动感。大剧院建筑最高处49.5米，在旁边森林公园的映衬下，并不显山露水。

夫人正在后院里帮着两个雇来的园丁修剪那棵老樱桃树。

树是前房主留下来的。我从未见过一棵樱桃树会长成如此粗壮，我的3个小子合围都围不过来。在我印象里，樱桃树应该像路边的樱花树那样，细枝嫩叶的，做出依依的姿态。这棵树却是老树虬枝，一下子占了半个院子。买房子是在冬天，树只有黑黝黝的乱枝，看不出是什么树种。卖房的中介公司只说应该是樱桃树，是否是结果的那种，也不知其详。等来年我们收拾好房子搬进来的时候，已经是繁花满树的春天了。

本来想买了别墅，有个院子，能让3个孩子平时玩耍一下，舒展一下筋骨。夫人则热心盘算着把它拾掇成一个菜园子，种黄瓜、丝瓜、韭菜什么的，也让我这个农民出身的人显一下身手。其实我对此并没有太大兴趣。一是自己移植到城市这么多年，小时候在农村干的农活早已经还给那片土地了，再就是“术业有专攻”，我们把种植业的事都干了，你让以此为生的人何以堪？夫人看说不动我，就自己操持。还请了一个法国园丁来帮忙。园丁说，你们园子里的土太贫瘠了，种什么都不行的，得换土。得，还得去花草市场买土。

没想到，到5月，那没管没顾的老樱桃树结了满树的果实，个头还挺大，挺甜，这一下子聚焦了全家的注意力。敢情这树不是摆设，它用果实证明了一切。因为树大，搞起来还特别费事。夫人找来一根杆子，头上用铁丝做了个钩子，但长

我站在二层平台上向北望去，可以看见城市副中心行政中心那片区域的建筑也都矗立着。一条巨龙蜿蜒而过。没错，那就是既古老又年轻的大运河。

大运河的绿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后，北京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第一节中，明确了北京未来发展的战略定位。其中提到了“着力提升首都功能，有效疏解非首都功能”，与之相适应的，就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设立。很快就有了相关决策和系列落实：北京市委市政府几套班子的办公机构和所有市属机关办公机构，全部迁出北京核心城区，迁到东部通州，通州建设规划北京城市副中心，在大运河一带建立副中心新城区。

通州自古就是个好地方。好在它是京畿咽喉重镇，好在它是百里长安街的东端，更好在它位于大运河北首。历史上的通州，在西汉是路县故城，在北齐是通州古城，在明嘉靖年间，这里还有一座著名的张家湾古镇。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就要塑造集约紧凑、大疏大密的城市格局，形成长安街东延长线规整有序、端正大气的畿辅门户形象，这些历史文化资源都可以在今后转换再生成为文化旅游资源，成为一盘大棋中的漂亮棋子。而其中深得画龙点睛的要义元素，则是明眸善睐的大运河。

丽日蓝天下，大运河迤逦盘绕，遥遥可见一片巨大的“绿心森林公园”，这就是副中心的“绿肺”了。在地图上看，这片森林公园面积很大，是个大绿心的形状，形成了五星和心形变通的图案，烘托着副中心城区成为一座绿色城区。这颗绿心可见，这片绿肺可得，说到底这是这些年对大运河的治理见到了成效。覆盖906平方公里的通州总体规划已经从2016年开始实施。通州几年来都在大力提升环境，几年来，共清退废品回收市场18家，清腾出土地共计1500亩，有力地改变了建设环境。因为这些腾退的土地，都在按照城市副中心的总体规划，大部分建成了绿地，为城市副中心增添了生机勃勃的绿色地带。城市副中心还逐步将一些工业大院和“小散乱污”企业搬迁改造，使城市空间布局更加优化合理。

于是我们才能看到眼前的美景：水量增加，水道纵横，水面波光潋滟，还有飞鸟集翔……大运河森林公园早就成为北京市民的一大休闲去处，这些景观正在使副

中心成为一座灵动的水岸之城。水岸城市？没错，城市副中心带给人们的感受，就是这样的。只要在副中心，只要在运河的氤氲中，随便到哪里走走，你都能够感受到富含负氧离子的空气是那么湿润清新。

有意思的是，在三大文化建筑的南侧下沉广场边，还特地保留了一段运河的古河道遗址，使得人们在欣赏艺术表演的同时，还能够抚今追昔，感受到大运河水系带给北京的历史感。如果你沿着朝阳北路一路向东，走到通州区域的温榆河和北运河交汇处，远远地，你还能够看到一座古塔的身影，在河汉和副中心那片行政中心建筑群和通州商务中心区建筑群的遥相呼应下，将历史文脉和现代风貌联系起来。

这是一座燃灯塔，初建于辽代。这座八角十三级密檐式的砖塔，看尽风流云散，世间繁华，而今跨越了历史的雾霭，注视着今天城市副中心的营建，守护着五河交汇处的整体空间景观。如果古塔有灵，我想它会感到很欣慰，因为它将会看到城市副中心的建设会怎样依托大运河，完美地构建出城市的水绿空间格局，形成一条蓝绿交织的生态文明地带。这个一带一轴的交汇之地，它的未来将徐徐展开一幅塔古铸今的美丽画卷。在这幅美丽画卷里，有太多的设计让人赞叹，有太多的细节让人流连，有太多的色彩让人沉醉。

理想之城

“北京要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完善城市治理体系，有效治理大城市病。北京城市副中心承担着示范带动非首都功能疏解和推进区域协同发展的历史责任，要坚持用最先进的理念和国际一流的水准规划建设管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对城市副中心的定位是这样描述的。这个规划面积约155平方公里、行政办公区占地约6平方公里、建设面积约380万平方米的北京城市副中心将集行政办公、高端商务、文化旅游等几大功能于一身，是万千宠爱在一身，也是万千责任在一身。

为了把这份作业写好，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邀请了全球最顶尖的12家规划设计团队参与。城市副中心建筑广泛应用了世界最先进的节能环保技术、标准、材料及工艺，全面推广绿色建筑的理念，大量使用地热、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以及装配式建筑技术，努力建成绿色城市、森林城市、海绵城市、智慧城市示范区。这些朝向未来之城的方案，都体现了生态城

老树

黄冠杰（法国）

视无睹。真正让我注意到它，还是法国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一次封城。一封城，我们改成居家办公，侨社活动全停了，现场采访都改成电话采访。足不出户，我忽然“发现”了这棵树。

樱桃树冠正对着我二楼厨房的窗子。一抬头，树就映入眼帘。我也从未如此仔细观察一棵树。从它发芽、包蕾、分蘖、开花、抽叶、落花、坐果，到叶子渐渐丰盈，果实慢慢长大，由青渐红，直到让孩子们惊呼的那天。

既然树在疫情中陪伴了我们那么多，夫人决定不管怎样也要在这个冬天修剪一下了，她又打电话找技术员来。两个技术员看到树后说，给你们剪亏了，这么大的树，少说也有10多年没收拾了。不过，也剪不了几次了，树已经开始慢慢死亡了。我们更惊了。树明明长得好好的，怎么就说要死亡了呢？技术员把树枝锯下来给我们看，它还在努力生长，还能结果，可是从里面看，它已经开始死亡了。夫人忽然涌出泪水。两人便安慰道，树和人一样，都是有年龄的，到一定年龄就死亡



了，这很正常的。告诉你们是要你们注意，刮风下雨，别呆在树下，怕的是哪条树枝会突然断了。

大概房子建的时候，房东就种下这棵树了，这样算来，树龄已经超过50年，看它如今茂盛的样子，繁花满枝头，一点也不像衰老了。想来，这树也是长得极其不易。它不能深扎根，又是在这样一片贫瘠的土地上。老房东看来也没少在这棵树上下功夫。只是自己人老了，照顾不过来了。当初他们种植这棵树，也只是一种生长的陪伴，并未期望它结多少果子。

这让我想到我们的身世，去国离乡的一群，正像这棵老树。无论我们多么努力地向下伸展根须，我们只能抓住浅浅的一层。我们的养分还是来自内心。

当我再凝视老树，顿生惺惺惜惜之感。有了命运的连接，当我在超市看到那些果实，就常常莫名涌起一阵感动。这世上，就是一个生命在喂养另一个生命，一个生命在照顾另一个生命，莫不如此。

我院子里的樱桃树，它不仅仅是一棵老树。